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六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誌銘

合肥王中宇曁配胡氏墓誌銘

今上之三年予與合肥王君寢大同舉於鄉又七年復同舉進士則過予曰以我先子之賢而約也不獲有聞於世惟是幽中之石將賴一言以不朽予覩王君克然長者而風旨整毅意在獨立夫固有所授之矣則不敢辭按狀公諱建極字中宇世爲合肥人父

曰雙塘公娶於董生二子公其次也公性沉至少治儒生家言力學彊記應補博士弟子員入格矣主者竟易之以與一貴公子公嘆曰命也不可以再辱盍爲儒者十餘年而棄去去爲吏則益不樂時時謝病家居凡三年而竟焚吏牒棄去曰我世農家子我不能齷齪案牘趨貴人之前也於是公專意隴畝矣又曰古者士出於農而胥商之族黜焉以故力田起家而嚴敕子弟以進學不少怠蓋公固好行其德郄金焚券負閭里義聲然篤天倫親九族尤兢兢云其友

愛和醇天性然也少喪其伯兄植遺孤而鞠之有急難則破產極救之其兄弟小有言則呵譙涕泣改而後止與兄子共產二十年而始析析之日公無私橐焉故凡王氏之宗族姻睦子姓長厚彬彬與於文學者公之教也卒年五十有三配胡氏儒家女婉麗而有則宜其家先公卒年三十有五繼解氏子六人長郎湲大胡出也 某年某月合葬某里

銘曰儒者為吏弗辦曹事吏返為農稍人成功獄之石江之水白者楊青者梓其中欝哉可悠久大而宗

昌而子

合肥中宇王公墓誌銘

順德令王君寖大自嶺南遣使來告曰曩在京師辱子銘先君之墓也惟其言是徵其懼弗備歸而詢諸家老外姻固有一二懿行是軼子爲我彰之德且不朽子龍曰不旣多乎哉古之誌墓者記其爵里姓字而已古有之銘者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傷哉孝子之志也詳之不猶愈於器乎故君子許之按狀公諱建極字中宇廬之合肥人父曰雙塘公王氏家世受

農而至雙塘公始饒公少治儒家言不利刖治農荷鋤事撥不廢歌誦或曼聲慷慨不已人皆知其負氣遺俗有所寓也會歲大祲雙塘公主賑公列口制食食必先嘗以防草濫全活甚衆里人義之偶雙塘公卒公不專生產凡田廬錢穀皆歸之伯兄及丘嫂曰吾亞也不有家督乎居久之伯兄又卒遺孤邈焉公則代總家政訓諸從子甚愛而嚴凡三十載而幼清幼寧相繼補邑諸生公用自慰復悼嘆者久之蓋孝伯兄之有後而悲其不逮也公故藉先世資自饒給然

亦能節儉服不重綺食不兼味以此產日益進及其急人之難施與周洽又未嘗以財爲念也里有貧者病亟以子爲質而貸公曰柰何隷人孤子傷人父乎竟歸其子友人嘗負公金病且死以產爲償公焚其券曰若非我故人耶安可以生死異也有諸生與令相惎、難作、令誣賻幼淸甚急、公破產爲居閒、卒免之、其惻隱篤愛類如此公本儒生好詩酒、治生雖非其意、晚年益厭苦之、遂爲文以告其先父兄、析產授諸子、所以述先德誡後胤也、凡諸子孫弱弄角戲、則

必深責戒此恐漸以傷義故王氏自雙塘公以來五世矣而友愛不衰皆公之教也公卒于天啓乙丑三月某日年五十有三卒之日自祖免而上無不哭失聲向所謝贊于涕泣伏地不能起人皆異之娶胡氏有內德先公十八年卒繼解氏子六長大丁丑進士長寧長遠長偉長亭長化俱諸生其葬也祔於雙塘

公之墓銘曰

猗王公德孔嶷本瑯琊産合肥舍稼穡工屬辭事追琢揚芳菲時不逢揭而歸坐高隴歌五噫歲既癸尺

何依首散利獨讓夷人食粟君舖靡痛且爾撫無私
蒸以父作之師薄奉養厚修鯽財愈豐義愈滋趨者
急普者施澤滲漉聲焜輝立條教誥庭闈薦愷弟肅
威儀于姓睦福祿綏霍之麓泚之湄樹芃芃封離離
依厥考樂何期於萬年永後禧

程母李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李氏歙人李松石之女十七而歸程君某歙
俗好賈而程君不好賈多俠少之遊孺人則勸之賈
曰俗不可違也業不可落也懷輿安其何以濟君感

其言行賈虔州已而度嶺以西歷桂林象郡貲益贏

起則迎孺人與俱持閫鑰飭廚傳莫不謂程君有賢

婦也居久之程君卒孺人悲不欲生以諸孤之未立

也強起治家益力日夜提諸孤而訓之曰而母輕少

而恃廣爐之若壘土焉潰之若決堤焉則又進諸婦

而告之曰儉內則之主也侈女紅之蠹也爾其勉之

服勤而滋德其教諸孫也曰志以立基學以廣業勿

嬉勿馳型於爾師其視諸僮僕也曰爾儕小人惟自

食其力候疆候以而豈其侮虐女是以孝慈而和敬

志銘

內外無間言孺人之化也晚年好釋氏之教日坐一室時有解悟然絕不事禮拜曰此貴心得奚必傷我閨範哉孺人以崇禎九年六月卒年八十有一子二京元儀部生懋元太學生京元等將某月日祔葬孺人於程君之塋乞予誌之予惟孺人雖起閭巷然勤修不渝訓辭深厚有足多者是爲銘

銘曰構爾家之勤斯育爾子之諄斯有媛之儀罔弗婦也歸于而宅則錫女祚也我貞其年亦孔之固也

瘞二女銘

陳子長女名頎生崇禎庚午之二月殤於乙亥之七月凡六歲次女名頵生辛未之八月至十月夭二女皆陳子室張出也頎生而婉秀絜晳歲餘即解言識屏障間字陳子之王母太安人絕憐愛之挾以寢處頎亦能察太安人意時時爲娛弄三四歲時外家姻黨見者多相稱譽頎亦竊自負求讀書予以其幼不許六歲之春令師授以曹王顏謝詩百餘首及班張賦辭皆成誦且求解大意予爲述古人姓名及星宿河嶽卦象之數皆不忘秋七月病痢百方治之不起

頎嘗字先工部友杜方伯之孫壂其長也不意竟𠧪

頡生而羸甚未幾病疥𠯡生僅三月耳今以乙亥之

冬十二月同瘞於祖塋之東偏隙地而係之以銘曰

𡻕𡻕者頎耶使我心悲纖纖者頡耶樂汝無知匪我

𡡉倩而死異時豐壚茂草千載如斯窀此安宅其年

無涯則弗復爾思吁噫嘻

誄

文相國誄

惟崇禎九年六月丙戌明故東閣大學士禮部左侍

郎吳郡文公薨嗚呼哀哉皇運有赫累葉嘉平維我
元后德協欽明爰降哲乂光輔化成厥祊登庸溥海
竦神龍翰景爍嶽立嶙峋綱維名教仰繫生民樊侯
匪懈孔父正色鸞峙陽柯鷲潜悍翼方期時叙永毗
王國位謝六符遇同九罭返茲祊服英賢所歸猗歟
砥柱煇煇衮衣如何不弔榮光式微馘音頹欹直道
何依含辛援簡敬述遺徽乃作誄曰
顯允碩人鍾輝綿邈覆翼權輿歸昌揚麗姬室洪枝
遠承慶系芳聲代流繁條遥綴源曼前期祚恢聖世

皇家御天緝熈重光乃眷上族長發其祥篤生徵君
耿介溫良一默遼海常辭潁陽世德克承繼緒彌章
沛國文筆瑯琊詞翰奕代焜煌分流璀璨人地清醇
風期霄漢餘休駿惠儲我楨幹箕芒夜奇崧雲晨爛
巖巖我公錫命高玄天民秀出因心塞淵貞姿玉栗
密理金堅惠風紛若峻宇巍然節槩所寄亮直無偏
幼辨克岐慧情敏致夙成和雅坦懷朗易江澥隨胸
辰維篤志洗重鎮俗俊明標器應機玄覽含眞白賁
顗學條暢探賾冥搜霧帙啓洞鴻苞現丘靡博不綜

踐純劇浮在躬明備鬱作王猷神峰騰逸體道盤游
初年負奇戢景吳市抗志延州託情濮水朱華暉耀
玄泉澄泚養晦名外凌厲塵軌貞而能達通而不弛
自應州辟優游紀年蕭寥縱壑婉孌鳴絃冲融無悶
機鑒逾先觸義迅發介立精專世貴曲斂時英仰銓
先皇肇載允恭承祚耆碩委蛇俊髦疏附史占大雲
廷儀振鷺臨軒徘徊賞公誠愫野慶童叟朝聆韶頀
時惟殷憂中外恬嬉鴨綠沉馬蠶叢曜旗公拜稽首
伏闕陳辭薦紳歷難黼扆納規直聲遠徹正道艱持

翛然卷懷逍遥林薄晚欵鸝浦晨騁桂壑玩世陶觴
寄蹤上藥率此愉愉潛被謗謗攏抑心長英姿閒作
厥有封狐滔天作威叢神一假季女斯饑蔓以釣黨
羅以慫誹惟公當門發越芳非腐夫切齒屨虎憑機
趕趕緹衣幡幡察子電掃星飛風驚飆起良朋殄瘁
剝床日遷常度偉如耽耽而視夷險不渝俾爾多祉
煌煌我后開階繼興掃除腥穢更置疑丞異人輻輳
良士咸登乃眷遺直乃求微繩崇蘭窈窕宛在中陵
天子曰俞誰作近侍內綰絲綸外宣德意詔公來朝

寵於有位朝遊禁池夕理金匱物望攸宗翔翔三事
鄉有窮奇疾善如讐迸放清時忠奮其猶消長相傾
相爾戈矛我公白奏僉人寢謀溫文敦諭孚鑒芳修
明王建德剖符齊晉持節侯邦授辭却蹕便道還里
蕭然捻進再疏乞身詠歌堯舜帝曰旋歸念茲忠藎
公歸何所參從春宮入陪省闥出擁群公如山如河
爲光爲龍樞極天表華嵩土中百司瞻仰地望高崇
先朝委轡宵小洽比誣我名賢殲此青史公創大義
求明臧否事阻群情人倫有恃帝感其誠橫經玉几

績經惟何志在春秋寀決善惡輔導剛柔肅肅便殿
敷奏優游微文引諷觸類相求大愨動色聖人好逑
爰陟台司公作宰輔亦揮黃閣玄冕繡黼帝曰共咨
光我區宇夙夜在公翼戴明主克壯爾猷恢文彰武
謇謇黃耳惟古大臣五位嚴敬百寮統均絕枉以直
濟威以仁自公爰立海寓振振中貴咸罷善人惟親
猰㺄九關比周畔援剪除異己流言播煽我公發憤
彼讒睊睊天王聖明亦不怒譴乃逐於野飄然帚卷
公儀毅重人僻其聲日與彼處觸易和平服勞下士

弘濟群生貴而能謙廣而彌清愷第君于茂德雖名
舉動中程從容語默亦玄亦史斐微溫克玭文善謔
清娛道域觸發詭邪義形於色秉心無兢植躬不忒
濟濟名賢斯焉取斯孰如三君以公爲師淵納幽浚
嶽仰㞜㞜宗範在望趨善若馳懦者以勇岐者以移
公雖在外乃心王室繫屬忠彥壓彈回遹朝士願顒
望徵艮弼梁鉠崧頹芳徽永謐風雲晻靄山河慘慄
嗚呼哀哉念此器度瓘瀆鍾神巍峩偉邁稷潤彌綸
俯仰舊德實鮮斯人神理淤昧孰屈孰伸風流頓盡

誰百其身嗚呼哀哉惟公之存冠冕强鯁公之沒矣
慼慼靡騁惟公之存宵壬以讋公之沒矣撫視而遑
天方富淫益我悲哽伊予小子見知弱年弘訓逸軌
儀刑在前步趨咨詢杖履周旋方托宗憲攸徃濟川
如何生平永念綿綿眷言山岡涕零不巳匪哭其私
傷此聖士揮翰寫哀褒其淼水澄清天下納溝是恥
我公遺恨敢告後死嗚呼哀哉

姚詹事誄

崇禎丙子五月明故南京翰林院掌院事少詹事吳

鄱姚公卒於里第嗚呼哀哉公器成時棟才爲王佐小年孤露抗志與宗弱齡遠御宏恩幹門意任掃除當陳仲舉之歲早隆公輔居謝安石之前自作諸生之時便有蒼生之望孝友淳至清於淵玉直諒剛方烈於椒桂抗顏禮樂之師肅如朝典一入臧否之論恥若嚴刑是固迹棲空谷道繫民宗者也及舉孝廉再遊京輦元禮模楷之名稱於太學士衡珪璋之譽重於洛中機鑒益弘風期彌遠濯纓甲第授館庶常器度森嶷選徐邈於西省地望清切同盧植於東觀

文體一變鬱爲國華才擅三長名稱良史洎乎授官
禁苑出入承明屬以國家再更大故而公深機洞照
任重沉雄元老光輔之業引其忠規群賢彙升之時
恃其弘濟秩未崇於亥司而身已運於樞軸君子有
斷金之心小人懷貿首之怨此其時矣玉几無爲金
璫竊命秘獄日滿清流陸沉鉤黨繁興海內塗炭公
首所厭疾即日驅除已而奉諱煢然荼苦彌綢如雲
危機若括而公外抱湘潭之憤內負蓼莪之哀家國
之憂心焉如割毀瘠過禮竟來白鶴之祥貞確不移

卒保黃裳之吉此則公不匱之孝先物之智也日星
重朗神武聿興放魑魅於窮荒騁騏驎於王路而公
首還史職覩草温文一履經筵納規婉直又以國方
多難人或異情消長之間瞻烏爰止故彌綸大群之
士勉以憂國奉公周旋時宰之間諷以去邪從善苟
非遂識孰量苦心而谷風未和難爲黽勉南箕載翕
易作飄揺遂解横經之師遠作留臺之長雖出於婦
口嗟雲霧之日深而簡在　帝心望星辰之內拱何
意纏綿問祖洲而無藥遂從沉錮叩巫咸以何辭嗚

呼巖巖華嶽之氣亦在層泉嗶嗶日月之躬同於幽草此楚國悲其赤鸛秦人歌其黃鳥也或謂公厚重之姿沉默之度未嘗詆難不輕磨切而當世稱疾惡之首實王有傷心之恨者何故夫嚴氣以癘俗則蓄不採之威居晦以御明則成惟幾之哲況更生草奏群公署名叔子創草讜議不見功在隱微而怨深發縱又何怪正道依以揚聲彼讒期於刺骨哉夫自神皇乂道以至　先朝耆英舊德旣埋閉於林泉毅士直臣又摧殘於斧戮屈指遺彥及數來賢雖足以

克肅乂於周庭備元凱於唐世而公與相國文公以王范之親洽僑札之雅紀綱名教領袖人倫使其從容在位優游長年必能共濟澄清同心翼佐而再旬之內二公云亡折棟梁於輕塵等山河於去電視天夢夢何其酷烈某宿遊兩賢之門謬承千里之譽而公義爲伐黨嘆稽紹之不孤受知早年賞王戎於童子以此言悲悲更甚矣夫雄風亮節已耀青史之編而揚美導哀敢忘素旃之典遂作誄曰

皇矣有虞姚墟始昌奕葉猗茂建國於唐芳條播吳

載錫之光名德踵武或隱或彰顯考俊士早世未揚
篤生偉人為國禎祥令母碩媛節凛秋霜傳經善導
何用不臧公性卓犖少負大志天下已憂萬物思治
門內淳和天真凝睟直諒自持剪於裁義折衝強禦
糾繩諭護獄犴布衣名教所寄隱若敵國震茲有位
王與朝章載綜載紀人物雅俗厥稱明智困而彌堅
廣而能粹於時者賢探修將墜圖籍是埤纓綏雲至
欽公駿發咸許國器公之始貴徘徊紫宸啓策振羽
洒翰貞觵朝更大故時多俊民肅肅元老祁祁縉紳

訪以得失著以經綸慨然兼濟志掃氛塵苟非命世
孰與平均瑞禍棼如三光霾昧桂林將摧明月求碎
我公高嶷群小所憝褎褎兮冠離離兮佩還此初服
避彼荒穢痛罹靡依慈母見背寢興草土頒憂以憒
元后御天瑞應六符既械負貳復驅封狐虛座側席
歌蘭詠梧徵公侍從下問嘉謨翺翔甲帳出入青蒲
違弼隱進密計中孚公雖不言是究是圖方功大用
易爭區區時惟寵臣交手端揆公獨先覺根株未巳
智深勇沉弗矜弗倚宏若淵藏定若山峙委蛇其跡

清朗其吉渭長之哥顒顒而娭我聞亼德其公英姿
好謀善斷文武兼資假以職事遠之禁維公在南省
任運棲遲世方多難身繫安危天時神理主之者誰
斯人斯疾遠邇驚疑纏綿三載日望其治何爲不弔
覆根流黎民之無祿哲人其萎嗚呼哀哉公之植性
嚴毅難撥清心疾惡夷險弗變及遇同羣虛懷樂善
獎拔单微不廢狂狷揚榷風雅從容觴醼公之忠藎
致君黃唐雖在江湖每飯不忘發機果銳運思沈詳
憂國如家夙夜靡遑文章大業壯辭弘麗淵雲聯藻

黼黻漢帝燕許臺閣潤色唐世公於聖朝亦稱鴻製
世方尚通風節多慾我公高絜耿介自全爵秩巳貴
居處蕭然豈矯末俗亦愧時賢嗚呼哀哉海內名德
都就淪喪公與文公提挈相望事上蹇諤直躬倜儻
相國之風百代瞻仰貞固精審深幾條暢實惟我公
救時之相圭璧同摧風雲難狀昊天疾威凡民悽愴
伊我先子附公令名縞帶之雅著於生平及予弱翮
辱公推誠品序髦俊弘獎過情許以氣類舉以精英
仰止何屬高山巳傾申悲寫悼流涕縱橫嗚呼哀哉

陳徵士誄并序

夫太上之立無方而嘉遯之貞彌峻故顯藏異迹用晦者得全勞逸殊趣無爲者化廣此豈疾否閉耽敞曠哉誠以逐乎動者應務以程功處乎靜者勉競以善俗藉其抗德上皇鎮風休運百代猶仰況於親炙者歟夫蘭蕙無標梲之用而君子比芳鸞鷟謝搏擊之能而希世見瑞澆暮不察猥以巢石辭位眞羞鳳儀之朝園綺遺榮無益龍顏之主故智昏好爵路險傾輈辭讓間如廉隅蕩瘵不有高賢末流曷賴有明

徵士華亭陳先生聖代之逸民也道協黃中行遵素
履潛朗內照冲夷自弘語默莫窺其端心迹各臻其
妙耿介而不怨於俗委蛇而不傷其操善謔而愈見
其莊接紛而益審其定勿援英邁傳游藝林哲匠人
宗椒蘭是契年未過立翻然鴻冥遂乃剪鋤樵徑考
卜家林邑當季鷹之鄉地近子眞之市盤桓笱桂衍
樂雞黍駢髮松門捫蘿雲谷衡宇之間晏如也又以
致柔通變老易爲師當塗之彥味道之英屏嚮虛已
執經資教莫不勸誨宏誘言近指遠益公清靜之談

蘇門才識之語德言所被方之溥矣至於強記多通文章贍逹國典舊聞靡不鈎貫如王粲之在魏朝擬賀循之當晉代清德雅宗爲時憲老海內瞻景五十餘年　神熹兩朝屢膺薦聘　今上之初詔問便宜辭疾不對崇禎十二年秋九月卒於青浦縣之佘山即先生隱居之地也春秋八十有二嗚呼神祇不弔殲此碩人後進何逝遐邇含辛某弱忝通門長承弘獎指微箴闕始終不倦念彼先民敢忘懿德用詢前典表之素旗至於康惠之稱貞靖之號末學淺昧以

侯君子其辭曰

勿用斯貞獨善乃淑欽此玄風矯彼汚俗我宗遠條
有嬀是育文範既沒誰似誰續猗歟夫子禀氣所資
天姿淳至敦厚不漓霧鑒冥契觸類知機簡不廢務
和不詭隨亮正內秉恬夷外鎮樂其通雅忘其峻
濯纓至清涉淵彌慎志晦聲曜身沈道潤宿敵流洽
擢秀翰林七襄垂象五典因心對揚碩猷爲琥爲璪
匪勝則史德言之謂早悟至眞默識遂古考槃咏三
天山用五杜陵啓徑鹿門對宇放性芳溥縱情寂圖

松陰霸操石瀨垂緡春薇冬韭葵芰秋蓴斑荆選勝
散帙標新巾車待暮館榼同晨貞不絕物有叩必畀
道尚惠和義歸簡易包荒爲宗壯趾是毖厥師枉下
濟此明智世教凌薄歸厚維風與子依孝與臣依忠
豈惟愉色亦有毅容兼愛惻隱解誡清涌及屆爾朋
盍返沖漠婆娑熙陽含漱上藥忘言象遊暢神寥廓
自然爲友元化相酌是宜久視作程後生神理胥睞
福善昌憑旣歌黃鳥百身爲輕國謝時憲鄉凋者英
厥初微患飾巾以俟宿諾不渝微言可履繇此大戀

游乎泰始㫒兮之言同彼霽士慎終遺旨儉而可遵孝同玄晏薄非王孫覩彼遷化等於晨昏中經作則範兹後昆嗚呼哀哉言軫昔游追誦芳響公旣杖國兮方舞象文愧代興誼均執黨託跡殊觀尙古齊賞秋風吹荏春雨斷苓晏笑毎輿杖策必經稱遺道徃示戕儀刑豈惟盤衍規言孔明矜直來忌輕動多悔箴兮凝滯勗兮潛晦葛爲麗拜穉惭孫蕣椒繩邈寘淸音如在嗚呼哀哉徘徊舊館悲淚滂沱巖增淒霤林鮮榮柯九京可作夷惠孰多散宣懿行憑此山阿

嗚呼哀哉

張邵陽誄

維崇禎十一年戊寅二月明故湖廣寶慶府邵陽縣
知縣張公卒嗚呼哀哉夫國有俊士鄉有懋賢淵心
貞固令望炤宣百爾是儀率履不愆方馳王路毅聲
桓桓著功南土荊民廼罹宏畧未敷胡不永年遜哉
靄祇昌其秉焉嗚呼哀哉人孰無歿公殞民事鴻名
遺愛自今伊始在昔戴侯安仁表懿我託素旗敢忘
斯義其辭曰

皇矣華宗實維軒轅弧星是祀鴻枝日蕃伸以周顕
耳作漢藩流慶江左累葉上門伊公悊考經術醇深
洽聞禮樂稽綜古今三嗣競秀翰飛菀林論升遷茹
時重南金對揚二難季則因心矯矯我公秉德亮誠
飭躬嚴整植志剛明少凛不惑早懷獨淸色柔餐忘
友于性成表示凝峭中涵和平如彼尺璧體潤含貞
留連緗素研覈經史截蒲成帙懷鉛借槧點識遺篇
遐邇遂始逸藻騰文摛光散綺積玉層城流霞錦水
煒煒春華惜惜內美考德爰舉翹車遞招子奇獨茂

文通最高盤桓樂道蕑抗息交跡絶公府徑棲蓬蒿
倚與處子耿介自操不渝之節久而可要有蘭在谷
思揚其芳眷彼淑人亦從于王塗振羽儀領教邵陽
敬身作範抗顏升堂肅我髦士胡用不臧始繇莊毅
終見溫良經明行立鬱爲國光　帝簡其才命以司
牧伊牧維何南荆甸服洞庭沅澧桂嶺廻復邵陵樂
都山河清淑君子所届政和民睦安靜無擾絜清不
辱邑鮮煩科室空儲敉湖湘弗順隣封告凶揚旗塵
暗傳烽彗紅陸阻篁箐澤浮艨艟奸諜潛度求逞其

訌公奮厥武整我軍容爰發閭里爰作義從勉以忠
敬教以指麾衆情旣和屹然成師壯者于邁居者登
陴出治行伍入辦軍資賊爲退舍士女孔怡積此殄
瘁恃彼天支何圖無祿遂臨大期嗚呼哀哉爾留之
際不言門戶口授符檄手揮樓櫓炳弗忘忠誠民之
主公舊部曲踰旬破虜遺謀在人疇能捜舉公之始
病群情皇皇靡神弗薦於社於方巫醫紛若言歸公
堂子玉沒汲吏民摧傷乇渙卒洛弘農路迎惟公惠
政前後相望畫像壘石萬里護喪公之清白魚米是

絕泊乎不弔含蘖咸欽元胤奔慟扶携飲血長江涉
涉孤旌孑孑將歸故里塗人哽噎嗚呼哀哉惟予先
子稱公斷金上綴淑女職我鳴琴单門樾蔭仰止豐
林憶別京輦斑荊論心如何日月一往湮沉赴訃驚
憒侷禁露襟嗟予在疚于禮弗臨湘山沅水魂兮曷
尋撫今悼昔愴然悲吟嗚呼哀哉

祭文

祭周忠介公墓文

嗚呼　熹皇初政群賢鬱起嶽嶽冑司祁祁多士志

清天綱掃除姦宄壯趾生咎腐夫切齒公以藻鏡受
勁銓宰觸邪未彰黨議無累委蛇林澗可以不死忠
節祓禍道經吳市慷慨登舟謾罵載鬼遂詣潘楊芳
於蘭芷雖頓折角亦用履尾時有胥人騰辭中璫血
搏斯湜矯詔是常緹衣虎目手持鋃鐺朝發司隸夕
抵横塘吳城震蕩黔首摧傷或號神霧或傾筐箱亦
有義旅憤氣奮揚振臂一呼舉市雲翔官較陳屍卒
徒蒼黃鶩伏於室吉匿於牀公拜父老衆釋且狂毋
俾不順國有典章小艇夜馳自歸北寺大獄方興支

蔓如纖膺既刑徒蕃爲老魅壬心無極塗炭海内卒聞異變中懷少退雷霆烈烈地軸震墜黑霧晨飛碧天晝雪瑠時心動炎懸公致公稍塞默可以冀濟而公益奮峻辭無避大呼　高皇顯斥有位搞掠交加百毒具備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我　皇受命百度惟中既誅封狐亦弋大風爰解黨禁首錄遺忠贈卹備禮易名允公胥江之濤有水濚濚首陽之石有碑豊隆永作臣範用勵百工當公赴義子方成童憤嘆縈日人笑其倜惜乏斧柯蕩滌群兇今拜松槓涕泗無

從聊操術杜蕃用幽宮天有日月地有華嵩光我邦
國千秋所宗

祭姚現聞詹事文

惟霧秉操直方涵中淵塞潔芳弘廣兼此懿德疾惡
如風遇善必汲克任名教好是正直仁經義緯動爲
民則學成王佐志靖邦國海寓望思元后汝翼風雲
未和椒蘭掩色撫運徇屯礱艮何亟嗚呼哀哉公之
宇量川浚嶽崇公之文章金鏗玉琮韋布馳望公輔
是隆及登史館載筆桂宮出入文陛爲光爲龍恩淸

天步共遵大中群枉伏莽衆正在公甲乙之際小來
以否黨議既興大獄時起爰孫於野臞歌匪兕若在
棊顯公作中壘若在節甫公作元禮終保黃裳以受
多祉孰三錫之惟　明天子光華復旦萬物熙熙歸
鳳在林還龍在池誰掌　帝制寔公所司黼黻聖謨
雲章陸離嘉言令問增邦之輝惟　皇典學公拜稽
首昔有虞唐敢告我后肅雍歷晉從容敷奏因事納
誨旁引輻輳　天子日迓嘉司心汲方期爰立光輔
階平彼譊寔攸出之陪京思順莫隼積善無憑弘璧

遂隕砥柱遽傾蒼生失望有識摧情天未欲治奪此人英嗚呼哀哉自公之亡何往不復國是靡定民生日慼　帝懷良弼誰爲啓沃使公而存殷憂彌篤公而不存寅亮曷屬迅哉日月幽明同速丹旐啓路素車盈谷奄此重泉言歸夏屋嗚呼哀哉商說既升惟箕之驛周甫既沒惟嵩之巍乃心本朝公其旋歸庶幾降生卒惠蒸黎我有旨酒薦以江蘺西洲慟謝九京嘆隨雖念宿昔敢哭其私嗚呼哀哉

同楊機部祭鄭封君文　元章師尊人也

嗚呼雲杜名都郢中帝里白雪春生清風秋起　眞
人北飛精霧俊止播此遺秀育我蘭芷鄭公嶽嶽雅
楚有林逸翮鳳舉朗心月開醇至天適耿介不回弱
齡奮跡曠眺九垓朝憑漢渚夕歌京臺學窮墳素龔
尊召璞樓山破冢力追周漢芳風蕙披麗辭星燦淵
潭沉頹滌園誕曼再表南荊共光羽翰幾象礫與語
默以時頹然晏處至行可師幼安着帽季常垂帷士
服其確儒宗其辭靜通機鑒雅俗參差審物平當淵
事決疑萬象取鏡如衡如蓍公稟英姿才能輻輳意

慕忠讜分猷朝右時不我與廓然枕漱貞翰垂鱗黄
雲掩晝高唱九皐聲滿宇宙爰生夫子鬱作周楨宗
教鄰亂厲志潔清弱冠迅翼遨遊上京作牧於吳惠
政有成王錫三命爾珩爾璜公曰孺子致身以誠夫
子登朝中臺振羽蹇蹇封事輝我黼斧特絃失機反
中猰貐遂還初服息駕湘浦公曰孺子汝其稽古夫
子拜命屏居山阿入奉修旨出事編摩怡怡雍穆援
琴而歌何為杖屨徃若逝波碩人奄露寂寞江沱嗚
呼哀哉不朽者名公既有後琳瑯廟器光景初剖五

茸之政民歌壽考公雖不仕令聞永久在昔龍門繼談爲公夫子作史百代自雄下迄勝國上始元封斑荀失色壽燁從風名山通邑譽歸我公以此顯親麗於華虫耿耿兩生夫子所植麟濫史職徒塵清秘龍也篚仕升斗是覬久聞公哀愧缺含襚襄鄧路梗道遠莫致西望悽愴陳辭見志

祭張叔翹方伯文

嗚呼張公宿資良度負才玄儁秉心淵素體朗用和中嚴外恕少矜英畧雅談建樹縱横劍戟逍遥詞賦

遇物知名審音必顧壯歲沉毅傲脊高步抗志塵表
眷懷皇路强仕始達官於爽鳩號稱平慎厥政優游
奉使籌國宣命遐陬邦爾節麾名聞諸侯出守姑蔑
德義是修科條簡峻俾民不偷吏畏其威士懷其柔
彈琴西嶺人傳風流建節桂林百粵蒐喬其人剛悍
刑不為契鳥言夷面箕踞椎髻交人外逼徭獠內制
公鎮是邦靖此氛厲築壘治兵阻險聯綴夷獠厥心
革面不逮白象時來黃龍不誓麗水常清崑關弗閉
帝錫公勳司憲南海古稱善地象貝珠琲公獨乞身

望之如浼強起楚營知時將殆一月拂衣遂初不改
歸臥林阿蕭然在中俗皆治產公常屢空人多習競
公獨守冲內持貞肅寄趣清遠不廢絲竹東山之風
鄉有穢德人所共棄公以長厚言念舊義聯袂同車
相將遊戲柳下混迹豈云汙累何期勿令豕突終肆
不避賢豪罔念勞勩令我哲人卒就殄瘁非難理遣
而何憂恚飄風之咏公誠沉至嗚呼哀哉名德難兼
公皆盛且亦既壽考悠久用康貴而能貧耄而不怠
一眚之議琬交匪減天愛盛德自絕彼狂憂公者短

全公者長嗚呼公有後慮令子賢孫騤騤聰聰何以自存天道可恃莫憂家門公其翺翔徃來崑崙婁公名徵

止以晚交匪人稍損令譽然彼貴負公觀過知仁于公何眡

祭陳年伯令威中丞文

嗚呼靖民戡亂責在師中任賢勿貳廟堂之功益禹協謀三苗來同張仲孝友太原却戎苟違斯義制勝曷從在旁則吉在疆則凶嘆此淪胥其能無恫嗚呼醜虜射天穿我西塞實惟檀州不戒犬吠赫赫陳公作屏於薊聞變整師勅我侯尉堅守封圉役夷其駾

豈不急隣僨先本計廟謨既定　詔公西行爰巰精
卒於邁於征或犄其左或截其横既獲首虜既傑名
城悉此甲士以樇櫼槍乗障之虚攻瑕所爭兩地兼
顧其疇能并乃煩吏議責以科程白虹方貫大星失
明傑夫扼腕部曲摧情嗚呼哀哉公禀英秀頴汝之
特慶鍾咼門才挺王國弱冠登朝試政巖邑剔歷兩
畿咸顯聲寔　先帝之季公拜夏官命賛東征以護
掄關時惟逆奄五等是干殲厥歸正以肙河山執義
相忤披裼南還豈咭失位滋德寔繁聖作初旦再佐

邦政時上便宜暢威師命　帝勅遣西爾其往鎮公
之在遼聲霧遐振大討軍實親歷行陣漢幟風高胡
塵晝淨何以錫之虎節蜂旗何以庸之神皐帝坼地
惟分陝任則總師木葉礪砅灤河洛衣北庭未徙南
冠遽悲如何神理竟莫憑依嗚呼哀哉李廣不封滌
侯速獄實彼兎年棄此荆玉人亦有言百身可贖國
有刑賞惟平乃肅若乖此志其何能淑煌煌青簡千
秋所囑公有令子早游鳳池時之霖礪邦之羽儀及
予同好風雨相期訃問颷至撫臆崩摧痛我國琛逴

愴其私楚楚碧蘚泛泛清醅微誠可達灑淚噉辭嗚呼哀哉尚饗

書後

書岑趾傳

岑公孝委質成瑨寄政推心拱手坐嘯一府之柄皆自趾出張汎以賈豎市儈憑勢作威誅之誠當乃宗親賓客二百餘人一時駢戮無乃過濫及侯覽見讐捕瑨死獄而公孝亡匿黨逆幸以赦免夫兩漢之士受人徵辟義同君臣陳仲弓之於高倫汙其名以顯

君其志篤矣周燕代府主受過不辭掠楚其節壯矣楊匡守屍不去卒葬杜喬其義烈矣公孝於三者何居焉身爲功曹有乖平允以致府君之釁使其慨然請獄正辭詎辯成璿尚可以不死而公孝之義益申於天下亾命引匿同於匹夫此何爲也賈偉節以事外之人而能說竇武霍諝以理黨人宜其欲奮戈於公孝矣

書陳寔傳

史稱張讓母死陳寔弔之故黨人之得免者衆此言

非也夫君子植節蘊義不得以利害委蛇而少自貶損況凶閹逆豎海內疾首而仲子以盛德大名施施然往弔之此寔鳳德之衰豈能爲賢者諱而反美其能免人於難夫諸君子之或死或免皆天耳豈張讓所能爲而況於仲子之一弔耶我師石齋嘗謂予曰君子之於小人惟峻牆深塹使之莫可攀越則小人以爲君子之不可犯也如此而氣亦少挫矣惟有一人焉自託權變而稍下之則小人之氣益張而致恨於不爲其下者益甚自有仲子之一弔而諸君子之

禍愈深矣。知言哉。中郎並作陳郭碑文。而無愧稱有道。不稱太丘。有以也夫。

題

題趙承旨書金剛經

蘇端明趙承旨每書金剛經施蘭若。而此本乃施中峰大師者。中峰故有金剛經畧義。獨得宗旨。而吳興此書豐媚圓勁。有大令之風。廣示學者。誠妙門之津梁也。中峰有云。或究之不盡。不必於文字中致疑。又若能大師不識一字。而從此經得悟。乃知善悟者尚

以此爲有爲之迹。又何論書法耶。

題錢仲子神童賦後

予蓋交錢彥林夏燮仲云。彥林子默自其五六歲時即工詩歌古文詞。數千言立就。今年十三矣。思致益奇。著作繁富。高譽遠流。咸許國瑞。其妹婿夏完淳者。燮仲子也。年六歲能熟經史。操筆論古人得失。頗有端委。予時過從。燮仲遊好與論難。始以爲戲弄。既而爽然自失矣。錢子默爲作神童賦一篇。人既英特。文亦宏麗。遠近傳布。讀者竦觀。二子信皆異器。方今所

少也然予觀古者幼敏夙成亦復何限建立大小都祝後來唐世人主尚文好士設童子科予獨愛玄宗既得劉晏復得李泌而泌與員俶以童稚之歲內外之戚而交相薦引於天子之前無黨同之嫌可謂盛矣今二子之才可方往哲而私自稱譽無繇上達誠爲未遇然士各有時若李長泌程篁墩小時受 天子一顧既喪其所守多矣何足貴哉二子勉之專精祕正學術斂浮譽長智慮異日爲國家任重事如劉李輩各世其家聲予敢自附許郭也

題王心玄卷後

予最不好聞都利聿斯之說無論其事聖人所罕言且古之所謂命者恐不在於五行七曜授生之吉凶也世有大愍焉而曰彼固宜顯貴康寧有良士焉而曰彼固宜貧賤夭折雖知其無可柰何而何必倡為此說以阻天下為善之心長天下凶人之氣也是故其說不驗乎我不願聞也其說驗乎我尤不願聞也今觀王心玄之言命則不然其人而小人也心玄推其命則曰夫夫也且將覆敗焉或不永焉其人而君

子也心玄推其命則曰是且爲相是且爲將又光大焉故世之賢者毋樂聽其說或曰安見子之非好譽而心玄之非阿世乎烏在其驗也予曰烏在其不驗也景運方隆　聖人在上必賢人君子雲蒸霧合以際其盛其道長其命亨是又安可量哉即不然而心玄之說猶不失爲儒者之正書不云乎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君子之言命固如此也而何疑於心玄乎